

齊白石自述編年（續完）

女兒良憐恭校

避世時期（1937—1948）

瞞天過海增加年歲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丁丑·一九三七），我七十五歲（稱七十七歲）。早先我在長沙，舒胎上之鑾給我算八字，說：「在丁丑年，脫丙運，交辰運。辰運是丁丑年三月十二日交，壬午年三月十二日脫。丁丑年下半年即算辰運，辰與八字中之戊相沖，沖開富貴寶藏，小康自有可期，惟丑辰戌相刑，美中不足。」又說：「交運時，可先唸佛三遍，然後默唸辰與酉合若干遍，在立夏以前，隨時均宜唸之。」又說：「十二日戌時，是交辰運之時，屬龍屬狗之小孩宜暫避，屬牛羊者亦不可近。本人可佩一金器，如金戒指之類。」唸佛，帶金器，避見屬龍屬狗屬牛羊的人，我聽了他的話，都照辦了。我還在他批的命書封面，寫了九個大字：「十二日戌刻交運大吉。」又在裏頁，寫了幾行字道：「宜用瞞天過海法，今年七十五，可口稱七十七，作為逃過七十五一關矣。」從丁丑年起，我就加了兩歲，本年就算七十七歲了。

二月二十七日，即陰曆正月十七日，寶珠又生了一個女孩，取名良尾，生了沒有幾天，就得病死了。這個孩子，生的倒還秀麗，看樣子不是笨的，可惜是曇花一現，像泡沫似的一會兒就幻滅了。七月七日，即陰曆五月二十九日，那天正交小暑節，天氣已是熱得很。後半夜，日本軍閥在北平廣安門外蘆溝橋地方，發動了大規模的戰事。蘆溝橋在當時，是宛平縣的縣城，城雖很小，却是一個用兵要地，儼然是北平的屏障，失掉了它，北平就無險可守了。第二天，是陰曆六月初一日，早晨早報，方知日軍蓄意挑釁，事態有擴大可能。果然聽到西邊嘖嘖的好幾回巨大的聲音，乃是日軍轟炸了西苑，接着南苑又炸了，情勢十分緊張。過了兩天，忽然傳來講和的消息。但是，有一夜，廣安門那邊，又有拍拍的機槍聲，開了大半宵。如此停停打打，打打停停，鬧了好多天。到了七月二十八日，即陰曆六月二十一日，北平天津相繼都淪陷了。前幾天所說的講和，原來是日軍調兵遣將，準備大舉進攻的一種詭計。我們的軍隊，終於放棄了平津，轉向內地而去。這從來沒會遭遇過的事情，一旦身臨其境，使我膽戰心驚，坐立不安。怕的是：淪陷之後，不知要經受怎樣的折磨，國土也不知那天纔能光復，那時所受的刺激，簡直是無法形容。我下

定決心，從此閉門家居，不與外界接觸，藝術學院和京華美術專門學校兩處的教課，都辭去不幹了。亡友陳師曾的尊人散原先生於五月間逝世，我做了一幅輓聯送去了，聯道：「為大臣嗣，畫家爺，一輩作詩人，消受清閒原有命；由南浦來，西山去，九天入仙境，乍經離亂豈無愁。」下聯的末句，我有說不盡的苦處，含蓄在內。我因感念師曾生前對我的交誼，親自到他尊人的靈前行個禮，這是我在淪陷後第一次出大門。

民國二十七年（戊寅·一九三八），我七十六歲（稱七十八歲）。瞿兌之來請我畫超覽樓輿集圖，我記起這件事來了！前清宣統三年三月初十日，是清明後兩天，我在長沙，王湘綺師約我到瞿子玖家超覽樓看櫻花海棠，命我畫圖，我答允了沒有踐諾。兌之是子玖的小兒子，會畫幾筆梅花，曾拜尹和伯為師，畫筆倒也不俗。他請我補畫當年的輿集圖，我就畫了給他，了却一樁心願。六月二十三日，即陰曆五月二十六日，寶珠生了個男孩，這是我的第七子，寶珠生的第四子。我在日記上寫道：「二十六日寅時，鐘錶乃三點二十一分也。生一子，名曰良末，字紀牛，號靈根。此子之八字：戊寅，戊午，丙戌，庚寅，

爲炎上格，若生於前清時，宰相命也。」我在他的命冊上批道：「字以紀牛者，牛，丑也，記丁丑年懷胎也。號以壘根者，八十爲壘，吾年八十，尙留此根苗也。」十二月十四日，孫秉聲生，是良運的長子，良運是我的第四子，寶珠所生的第一子，今年十八歲，娶的是獻縣紀文達公後裔紀彭年的次女。寶珠今年三十七歲，已經有了孫子啦，我們家，人丁可算興旺哪！美中不足的是：秉聲生時，我的第六子良年，乳名叫作小翁子的，病得很重，隔不到十天，十二月二十三日死了，年纔五歲。這孩子很有點夙根，當他三歲時，知識漸開，已能懂得人事，見到愛吃的東西，從不爭多論小，也不爭先恐後，父母喚他纔來，分得的還要留點給父母。我常說：「孔融讓梨，不能專美於前，我家的小翁子，將來一定是有出息的。」不料我有後望的孩子，偏偏不能長壽，真叫我傷心！又因國難步步加深，不但上海南京，早已陷落，聽說我們家鄉湖南，也已淪入敵手，在此兵荒馬亂的年月，心緒惡劣萬分，我的日記三百石印齋紀事，無意再記下去，就此停筆了。

深居簡出與往還

民國二十八年（己卯·一九三九），我七十七歲（稱七十九歲）。二十九年（庚辰·一九四〇），我七十八歲（稱八十歲）。自丁丑年北平淪陷後，這三年間，我深居簡出，很少與人往還，但是登我們求見的人，非常之多。敵僞的大小頭子，也有不少來找我的，請我吃飯，送我東西

，跟我拉交情，圖接近，甚至要求我與他們一起照相，或是叫我去參加什麼盛典，我總是婉辭拒絕，不出大門一步。他們的任何圈套，都是枉費心機。我怕他們糾纏不休，懶得跟他們多說廢話，乾脆在大門上貼一張紙條，寫了十二個大字：「白石老人心病復作，停止見客。」我原來是確實有點心臟病的，並不嚴重，就借此爲名，避免與他們接近。「心病」兩字，另有含義，我自謂用得很是恰當。只因物價上漲，開支增加，不靠賣畫刻印，無法維持生活，不得不在紙條上，補寫了幾句：「若關作畫刻印，請由南紙店接辦。」那時，囤積倒把的奸商，非常之多，他們發了財，都想弄點字畫，掛在家裏，裝裝門面，我的生意，簡直是忙不過來。二十八年己卯年底，想趁過年的時候，多休息幾天，我又貼出聲明：「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起，先來之憑單退，後來之憑單不接。」過了年，二十九年庚辰正月，我爲了生計，只得仍操舊業，不過在大門上，加貼了一張「畫不賣與官家，竊恐不祥」的告白，說：「中外官長，要買白石之畫者，用代表人可矣，不必親駕到門。從來官不入民家，官入民家，主人不利。謹此告知，恕不接見。」這裏頭所說的：「官入民家，主人不利」的話，是有雙關意義的。我還聲明：「絕止減畫價，絕止吃飯館，絕止照像。」在絕止減畫價的下面，加了小註：「吾年八十矣，尺紙六圓，每圓加二角。」另又聲明：「賣畫不論交情，君子自重，請照潤格出錢。」我是想用這種方法，拒絕他們來麻煩的。還有給敵人當翻譯的，常來訛詐，有的要畫，有的

要錢，有的軟騙，有的硬索，我在牆上，又貼了告白，說：「切莫代人介紹，心病復作，斷難報答也。」又說：「與外人翻譯者，恕不酬謝，求諸君莫介紹，吾亦苦難報答也。」這些字條，日軍投降後，我的看門人尹春如，從大門上揭了下來，歸他保存。春如原是清朝宮裏的太監，分配到肅王府，清末，侍候過肅親王善耆的。

二月初，得良元從家鄉寄來快信，得知我妻陳春君，不幸於正月十四日逝世，壽七十九歲。春君自十三歲來我家，熬窮受苦，從無怨言，我在北平，賣畫爲活，北來探視，三往三返，不辭跋涉。相處六十多年，我雖有恆河沙數的話，也難說盡貧賤夫妻之事，一朝死別，悲痛刻骨，淚哭欲乾，心摧欲碎，做了一幅輓聯：「怪赤繩老人，繫人夫妻，何必使人離別；問黑面閻王，主我生死，胡不管我團圓。」又做了一篇祭文，敘說我妻一生賢德，留備後世子孫，觀覽勿忘。良元信上還說，春君垂危之時，口囑兒孫輩，慎侍衰翁，善承色笑，切莫使我生氣。我想：遠隔千里，不能當面訣別，這是她一生最後的缺憾，叫我用什麼方法去報答她呢？我在北平，住了二十多年，雕蟲小技，天下知名，所教的門人弟子，遍佈南北各省，論理，應該可以自慰的了。但因親友故舊，在世的已無多人，賢妻又先我而去，有家也歸不得，想起來，就不免黯然銷魂了。我派下男子六人，女子六人，兒媳五人，孫曾男女共四十多人，見面不相識的很多。人家都恭維我多壽多男，活到八十歲，不能說不多壽；兒女孫曾一大羣，不能說不多男；只是福薄，說來真覺

慚愧。

民國三十年（辛巳·一九四一），我七十九歲（稱八十一歲）。寶珠隨侍我二十多年，勤儉柔順，始終不倦，春君逝世後，很多親友，勸我扶正，遂於五月四日，邀請在北平的親友二十餘人，到場作證。先把我一生勞苦省儉，積存下來的一點薄產，分爲六股，春君所生三子，分得湖南家鄉的田地房屋，寶珠所生三子，分得北平的房屋現款，春君所生的次子良輔，已不在人世，由次兒媳同其子繼承。立有分關產業字據，六人各執一份，以資信守。分產竣事後，隨即舉行扶正典禮，我首先鄭重聲明：「胡氏寶珠立爲繼室！」到場的二十多位親友，都簽名蓋印。我當着親友和兒孫等，在族譜上批明：「日後齊氏續譜，照稱繼室。」寶珠身體素弱，那天十分高興，招待親友，直到深夜，毫無倦累神色。隔不多天，忽有幾個日本憲兵，來到我家，看門人尹春如攔阻不及，他們已直闖進來，嘴裏說着不甚清楚的中國話，說是：「要找齊老頭兒。」我坐在正間的藤椅子上，一聲不響，看他們究竟要幹些什麼，他們問我話，我裝聲好像一點都聽不見，他們近我身，我只裝沒有看見，他們噤哩咕嚕，說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話，也就沒精打采地走了。事後，有人說：「這是日軍特務，派來嚇唬人的。」也有人說：「是幾個喝醉的酒鬼，存心來搗亂的。」我也不問究竟如何，只囑咐尹春如，以後門戶，要加倍小心，不可再疏忽，吃此虛驚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（壬午·一九四二），我八十歲（稱八十二歲）。在七八年前，就已想到：我

的歲數，過了古稀之年，桑榆暮景，爲日無多，家鄉遼遠，白雲在望，生既難還，死亦難歸。北平西郊香山附近，有萬安公墓，頗思預置生墳，備作他日葬骨之所，曾請同鄉老友汪頌年寫了墓碑，又請陳散原、吳北江、楊雲史諸位題詞做紀念。只是歲月遼巡，因循坐誤，香山生墳之事，未曾舉辦。二十五年丙子冬，我又想到埋骨在陶然亭旁邊，風景既幽美，地點又近便，復有香塚、鸚鵡塚等著名勝蹟，後人憑弔，倒也覺得佳話。知道次溪世兄曾替人成全過，也就託他代辦一次，可惜他不久離平南行，這事停頓至今。上年年底，他回平省親，我跟他談起舊事，承他厚意，和陶然亭慈悲禪林的主持慈安和尚商妥，慈安願把亭東空地一段割贈，這真是所謂「高誼如雲」的了。正月十三日，同了寶珠，帶着幼子，由次溪世兄陪去，介紹和慈安相晤，談得非常滿意。看了看墓地，高敞向陽，華塘圍繞，確是一塊佳域，當下定議。我填了一闕西江月的詞，後邊附有跋語，說：「壬午春正月十又三日，余來陶然亭，住持僧慈安願妥墳地事，次溪姪，引薦人也，書於詞後，以記其事。」但因我的兒孫，大部分都在湖南家鄉，萬一我死之後，他們不聽我話，也許運柩回湘，或是改葬他處，豈不有負初衷，我寫一張委託書交給次溪世兄收存，免得他日別生枝節。這樣，不僅我百年骸骨，有了歸宿，也可算是我與他的一段生死交情了。我當時寫的委託書說：「百年後埋骨於此，慮家人不能遵，以此爲證。」張次溪還請徐石雪畫過一幅陶然亭白石覓墳圖，名流題詞甚多，留作紀念。

那年，我給張次溪畫的蕭寺拜陳圖，自信畫得很不錯。他請人題的詩詞，據我看：治獮傳嶽芬題的那首七絕：「榮榮蓋世一棺存，歲瓣心香款寺門，彼似滄洲陳太守，重封馬鬣祭茶村。」應該說是壓卷。我同陳師曾的交誼，次溪是知道的，我如沒有師曾的提攜，我的畫名，不會有今天。師曾的尊人散原先生在世時，記得是二十四年乙亥的端節左右，次溪陪我到姚家胡同去訪問他，請他給我做詩集的序文，他知道了我和師曾的關係，慨然應允。沒隔幾天，序文就由次溪交來。我打算以後如再刊印詩稿，陳、樊二位的序文，一起刊在卷前，我的詩稿，更可增光得多了。我自二十六年丁丑六月以後，不出家門一步。只在丁丑九月，得知散原先生逝世的消息，破例出了一次門，親自去拜奠。他靈柩寄存在長椿寺，我也聽人說起過，這次次溪與我同到寺裏去憑弔，我又破例出門了。

民國三十二年（癸未·一九四三），我八十一歲（稱八十三歲）。自從蘆溝橋事變至今，已過了六個年頭，天天提心吊膽，在憂悶中過着苦難日子。雖還沒有大禍臨身，但小小的騷擾，三天兩頭總是不免。最難應付的，就是假借賣畫的名義，常來搗亂。我這個八十開外的老翁，哪有許多精力，同他們去作無謂周旋。萬不得已，從癸未年起，我在大門上，貼了四個大字：「停止賣畫。」從此以後，無論是南紙店經手，或朋友介紹，一概謝絕不畫。家鄉方面的老朋友，知道我停止賣畫，關心我的生活，來信問我近況。我回答他們一首詩，有句云：「壽高不死羞爲賊，

不醜長安作餓饕。」我是寧可挨凍受餓，決不甘心去取媚那般人的。我心裏正在愁悶難遣的時候，偏偏又遭了一場傷心之事：十二月十二日，繼世胡寶珠病故，年四十二歲。寶珠自十八歲進我家門，二十多年來，善事我的起居，寒暖饑飽，刻刻關懷。我作畫之時，給我理紙磨墨，見得我的作品多了，也能指出我筆法的巧拙，市上冒我名的假畫，一望就能辨出。我偶或有些小病，她衣不解帶的晝夜在我身邊，悉心侍候，春君在世時，對她很是看重，她也處處不忘禮節，所以妻妾之間，從未發生齟齬。我本想風燭之年，仗她護持，身後之事，亦必待她料理，不料她方中年，竟先衰翁而去，怎不叫我灑盡老淚，猶難抑住悲懷哪！

民國三十三年（甲申·一九四四），我八十二歲（稱八十四歲）。我滿懷積忿，無可發洩，只有在文字中，略吐不平之氣。胡冷庵拿他所畫的山水卷子，叫我題詩，我信筆寫了一首七絕，說：「對君斯册感當年，撞破金甌國可憐，燈下再三揮淚看，中華無此整山川。」我這時很有感慨。我雖停止賣畫，但作畫仍是天天並不間斷，所作之畫，分給兒女們保存。我畫的鸚鵡舟，題詩道：「大好江山破碎時，鸚鵡一飽別無知，漁人不識興亡事，醉把扁舟繫柳枝。」我題門生李苦禪畫的鸚鵡鳥，寫了一段短文道：「此食魚鳥也，不食五穀鸚鵡之類，有時河涸江乾，或有餓死者，漁人以肉飼其餓者，餓者不食。故舊有諺云：鸚鵡不食鸚鵡肉。」這是說漢奸們同鸚鵡一樣的「一飽別無知」，但「鸚鵡不食鸚鵡肉」，

並不自戕同類，漢奸們對之還有愧色哩。我題羣風圖詩：「羣風羣鼠，何多如許，何開如許！既嚙我果，又剝我黍。燭炬燈殘天欲曙，嚴冬已換五更鼓。」又題畫螃蟹詩：「處處草泥鄉，行到何方好！昨歲見君多，今年見君少。」我見敵人的泥腳愈陷愈深，日暮途窮，就在眼前，所以拿老鼠和螃蟹來諷刺它的。有人勸我明哲保身，不必這樣露骨的諷刺。我想：殘年遭亂，死何足惜，拚着一條老命，還有什麼可怕的呢？六月七日，忽然接到藝術專科學校的通知，叫我去領配給煤。藝專本已升格為學院，淪陷後又降為專科學校。那時各學校的大權，都操在日籍顧問之手，各學校裏，又都聘有日文教員，也是很有權威，人多側目而視。我脫離藝校，已有七年，為什麼憑空給我這份配給煤呢？其中必有原因，我立即把通知條退了回去，並附了一封信道：「頃接藝術專科學校通知條，言配給門頭溝煤事。白石非貴校之教職員，貴校之通知誤矣。先生可查明作罷論為是。」煤在當時，固然不易買到，我齊白石又豈是沒有骨頭、愛貪小便宜的人，他們真是錯看了人哪！朋友因我老年無人照料，介紹一位夏文珠女士來任看護，那是九月間事。

民國三十四年（乙酉·一九四五），我八十三歲（稱八十五歲）。三月十一日，即陰曆正月二十七日，我天明復睡，得了一夢：立在餘霞峯借山館的曬坪邊，看見對面小路上有拾殯的過來，好像是要走到借山館的後面去。殯後隨着一口沒有上蓋的空棺，急急的走到殯前面，直向我家走來。我夢中自想，這是我的棺，為什麼走的這

樣快？看來我是不久人世了。心裏頭一納夢，就驚醒了。醒後，愈想愈覺離奇，就做了一副自輓聯道：「有天下畫名，何若忠臣孝子；無人問惡相，不怕馬面牛頭。」這不過無聊之極，聊以解嘲而已。到了八月十四日，傳來莫大的喜訊：抗戰勝利，日軍無條件投降。我聽了，胸中一口悶氣，長長的鬆了出來，心裏頭頓時覺得舒暢多了。這一樂，樂得我一宵都沒睡着，常言道，心花怒放，也許有點相像。十月十日，是華北軍區受降的日子，熬了八年的苦，受了八年的罪，一朝撥開雲霧，重見天日，北平城裏，人人面有喜色。那天，候旦齋、董秋崖、余翹等來看我，留他們在家小酌，我做了一首七言律詩，結聯云：「莫道長年亦多難，太平看到眼中央。」我和一般的人，一樣的看法，以為太平日子，已經到來，誰知並不是真正的太平年月啊！

民國三十五年（丙戌·一九四六），我八十四歲（稱八十六歲）。抗戰結束，國土光復，我恢復了賣畫刻印生涯，琉璃廠一帶的南紙舖，把我的潤格，照舊的掛了出來。我的第五子良已，在輔仁大學美術系，讀書學畫，頗肯用功，平日看我作畫，我指點筆法，也能專心領會，仿我的作品，人家都說可以亂真，求他畫的人，也不少。十月，南京方面來人，請我南下一遊，是坐飛機去的，我的第四子良遲和夏文珠同行。先到南京，中華全國美術會舉行了我的作品展覽；後到上海，也舉行了一次展覽。我帶去的二百多張畫，全部賣出，回到北平，帶回來的「法幣」，一捆一捆的數目倒也大有可觀，等到拿出去買

東西，連十袋麵粉都買不到了。十二月十九日，女兒良歡死了，年十九歲。良歡幼時，乖巧得很，剛滿週歲，牙牙學語，我教她認字，居然識了不忘，所以乳名小乖。自她母親去世，就一直鬱鬱不樂，再加她的姊姊、妹妹出嫁以後，更是孤寂寞寞，三年之間，時常鬧些小病，日積月累，遂致不起，我既痛她短命，又想起了她的母親，衰年傷心，灑了不少老淚。

民國三十六年（丁亥·一九四七），我八十五歲（稱八十七歲）。三十七年（戊子·一九四八），我八十六歲（稱八十八歲）。這兩年，常

有人來勸我遷往南京上海等地，還有人從杭州來信，叫我去主持西湖美術院。我回答他一首詩，句云：「北房南屋少安居，何處清平著老夫？」那時，「法幣」幾乎成了廢紙，一個燒餅，賣十萬元，一個最次的小麵包，賣二十萬元，吃一頓飯館，總得千萬元以上，真是駭人聽聞。接着改換了「金圓券」，一圓折合「法幣」三百萬元，剛出現時，好像重病的人，緩過一口氣，但一霎眼間，物價的漲風，一日千變，比了「法幣」，更是有加無已。囤積倒把的人，街頭巷尾，觸目皆是。他們異想天開，把我的畫，也當作貨物一

中外文庫 第四種

還俗記

增訂再版

鈕先銘著

定價新臺幣肆拾捌元歡迎購閱

「大江東去」，抗戰勝利前後，轟動全國，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，如所週知，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彩，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。如今由「大江東去」故事中的主角，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，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，用入木三分的刻劃，痛快淋漓的傾吐，撰為「還俗記」。承其交由本社作「中外文庫」第四種出版，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為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「還俗記」增訂再版本共三十萬言。四百餘頁，附以珍貴圖片，定價新臺幣四十八元。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

樣，囤積起來。拿着一堆廢紙似的「金圓券」，訂我的畫件，一訂就是幾十張幾百張。我案頭積紙如山，看着不免心驚肉跳。朋友跟我開玩笑，說：「看這樣子，真是『生意興隆通四海，財源茂盛達三江』了。」實則我耗了不少心血，費了不少腕力，換得的票子，有時一張畫還買不到幾個燒餅，望九之年，那有許多精神？只得歎一口氣，掛出「暫停收件」的告示了。

黎元洪傳

章君穀著 定價叁拾元

本書將黎元洪之一生作公正翔實的記述，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肆拾捌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肆拾捌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叁元）